



灑園文集卷七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

毘陵薛 宋諧孟甫

洛川 劉 紘秉三甫

劉生韻雲門甫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書

擬上流寇事宜請因地設險事 庚辰

年月日臣某上書二十一篇論理財用人諸要務為



國家慮久遠至深切也。乃今更有迫于剝膚爲旦夕計者。自古天下理勢所存何常之有。有時重本亦有時重末。譬之人身斷臂則足其勢亦將殺身。不必膏上盲下。然後爲患也。今以皇上明察勤敏于其上。朝臣無有巨奸大惡爲腹心憂者。然手足之痛亦殊亟矣。自昔有天下者莫強如秦。莫富如隋。莫大如元。然皆以流民亡國。天下之患在土崩非細故也。臣攷本朝流寇若黃蕭養劉裂李牛輩。曾一再見。然未有若今日浸滿天下。遲久至十年不止者。臣聞久病之餘。

良醫收功于單方。衆見爲難。中有至易。天下事往往然也。臣審情察形。準古酌今。有一容易穩全。爲今日便宜下手之著。不募兵不加餉。不擇將而坐而困賊者。其詳不可勝言。其畧可一二言盡。大約流寇惟使之不能流。乃不能爲寇耳。寇之流出于督臣總戎逐賊而不肯禦賊。郡守縣令守城而不肯守險。凡此皆可一二言盡者也。夫自昔爲流民策者。衆論不同。大要有二。曰撫曰勦。已耳。臣今獨言守。非無見也。臣見夫今之賊。非可以古法從事也。古之用撫者。則莫如

龔遂之于渤海、張綱之于廣陵、賈琮之于交阯矣。彼皆有室家、聚井里、魚遊釜中、一良有司、結以恩信、動以利害、朝發一令、夕而投忱耳。今賊衆以萬計、其散走天下、以數千里計、彼非有妻子繫累其心、又非聽一人爲統領也。吾安得每人而悅之、今日者、屢降屢叛、此降彼叛、前車旣覆、賊之不受吾撫、明甚矣。抑吾所持以撫賊者、安在哉。曰、昔招降者、必使之困而後降、故待以不死、而賊志已盈也。若賊未困而招之、必且誘以利、其首領者、且授以官。若唐季之待諸鎮、

宋元之末、之處流民是也。其徒衆必且予以田宅、妻子之樂、若渤海、廣陵之因其地、安其家是也。今日者、爲賊得官、則勝國之殷鑒不遠。買牛買犢、則天下之閒田安在。而議者以爲收而守邊、夫漢有赤眉、黃巾之患、則單于適當款塞。唐有仙芝、黃巢之變、則沙陀及代、驅除蓋未有外訐內潰。如今日者、今日之邊圉、其堪容有二心之人乎。此等果厭枕戈、旣不爲賊、肯復爲兵乎。而况攻城屠邑、驚動園陵、賊之罪在不赦久矣。秦觀有云、患莫大于招降、則今日事、若乃撫不

可而議勦抑又難矣。自古用兵決勝必有定壘。熟知敵情。諳其虛實。察其主謀。然後一戰非可嘗試也。今敵無定形。我乃以犬逐兔。萬無成功之理。且今之兵。豈皆虞詡之壯士數百。皇甫嵩朱雋之精勇四萬者乎。今之將有能如段熲之窮山深谷。處處攻破。王式之三日入十三戰。高仁厚之六日而五賊皆平者乎。以臣之愚。揣今之勢。賊不易勦也。夫不可撫而動言。撫不易勦。而侈言勦。無怪乎愈久益無成功焉。此其罪在督臣者十七。在守令者十三。何以明其然也。昔

者漢宣之末。渤海膠東賊並起。張敞爲山陽守。以久處閒郡。願得盡力。天子徵敞。拜膠東相。以臣觀今之守令。皆百計以膠東改調。山陽者。未見有一人肯以山陽易膠東者也。新莽時。五原代郡賊起。田況力請出界擊賊。得罷去。吳元濟擅立。李吉甫請自往。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昔之人固有願以其身當賊而不可得者。以臣觀今之督臣。皆不願當賊而強令從事者也。夫然故其智不皆可謀。其勇不皆可爲。其心亦初未嘗有滅此朝食之志。夫然故爲督臣

者終日惟視賊所向則尾其後已耳。凡賊所必來之路不能防于先且竟不知賊來何路。凡賊所必歸之路不能斷于後且竟不知賊歸何路。聽其因糧轉徙與日無窮而已。其爲守令者嬰閉一城城以外聽其燔掠甚且有暗私行賂巧通賊路使之一過而去以爲吾城在則吾無罪已耳。迨賊退而督臣與守令合計而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濶畧遂至延蔓若此極也。皇上亦但思蘄黃襄郢之間經賊未幾何以又復賊至。是賊馳騁之路有限而當路諸臣之

疎于防禦舉可知矣。臣攷兵法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是故古來帝王未有不重地利者。有天下之地利有一方之地利有一鄉一邑之地利。天下之地利若漢唐之關中是也。一方之地利若三國之荊州六國之韓魏是也。一鄉一邑之地利或濠或塹隘巷渡口往來必由之衝皆是也。臣觀天下自名山大川以外其小河小阜非皆天地之故也。皆古用兵者歷代增損以有今日者也。且夫東南之地不比西北未有日行百里不渡一舟者而寇皆步騎。雖沼沚之水橋

斷輒止不能馳驅此第一便宜事今宜責令所在大臣將各省地形通盤打算某處易野某處險野某處爲賊所不到之地某處爲賊所必經之路除賊現在地方已外務須因地設險其未經賊者不令猝至其已經賊者不令復至大約未有數百里不得一關隘者萬一不可得則合此數百里內郡縣人力成溝成塹雖高深十丈廣長百里且暮可就古人用兵土山地道計日而竣疑城假樓數百里一夕而成獨非人力乎夫海防之患患在擺海邊防之患患在擺邊無

所不備故無所不寡臣所謂設險者惟視賊所在通天下扼要不過一二處夫合天下之力以設一二方之險雖高如山深如江延袤千里如長城可計日竣也况其有地可因者乎此一二方者所當令經畧大臣鎮守其地其他每郡每邑輒以扼塞之處建置監司守令衙門不得仍守舊城令一切以軍法從事惟以累藺石治火藥遠斥侯詰奸細爲要務關以內復禁小路岐路畧倣古溝洫爲網地之制攷異服異言兼行近代十家牌法如此則寇不能進退困處一方

即不死于刀兵，當亦死于饑寒。夫然後以購賞告捕之法，布爲號令，使之自相疑猜，容足無地，或勦或降。惟吾所爲了此，不過暮年耳。自古攻流寇，未有用官兵者。官兵終日尾賊，所謂以犬逐兔，無有成功。賊去兵來，古今一歎。兵之害較甚于賊，避賊未幾，又復避兵，尤不可言也。大約攻流寇，只合用鄉兵，而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則鄉安能兵哉。鄉之兵不可以戰，僅可以守。自古至今，未有不設險而可以守者。臣所爲斤斤以設險爲上策也。夫守流寇與守敵國不

同。彼非能耕田而食，織布而衣，可以連年。又非能娶妻生子，世代爲患，終無已時也。且今所爲寇者，所過如屠焚掠，無遺非有大志識者，知其無能爲也。守今之寇，如防虎狼，所在限狝，待其自斃，以守爲攻者也。今若任其走壙，豈有斃虎哉。臣見今之守令，寇至則嬰城自守者，辟如市中失火，然人各自走屋上，手持水注，俟火既逼而後滅之，彼其心惟冀反風及他隣以倖免耳。假使合他隣數百家之力，及火關節之處，斷絕之，豈不較易爲力哉。近見朝臣籌算兵餉，無可

枝梧選擇督理難于得人如臣所策不傷財不害民老稚皆可爲兵井里皆有餘餉尋常才辦之監司皆可使當關無爲而坐鎮一隅宋末趙綰已行之矣臣持此一說確見其是然皆老生嘗談所謂遼東豕耳逢人言之罕有爲臣留意者陛下幸爲臣思之昔者魏徵之議擊王世充也謂宜深溝高壘不戰以拒之鄭頰曰此老生之嘗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嘗談然則深溝高壘固古人所謂奇策也臣今所策將無同歟抑臣更有微慮焉今國家多法制喜更變其爲

民患者不一而最甚者無如民運與換授此二者臣所痛哭太息于聖明之日者也夫民兌之官官兌之京雖什一千百然此不可盡之情不可除之弊也今欲使生長井里蚩蚩之氓而負重貲涉萬里崎嶇盜賊戎馬之間經長安市井無賴之手以輸納內帑此民財民力兩不堪命者臣懼其變生不測也親郡王以下國家俸祿十倍前代而宗室貧乏亦反倍于前代今自開科應試宗生已外其百計保舉對職換授者非皆德高蒼虞懷忠思效者也彼或困于貧而思

官一官之費，益重其貧。此等以谿壑之欲，當飢渴之積，挾親臣之勢，以處于爲所得爲之地。象得有爲于其國，有痺之人奚罪焉。之二者不測之變，可旦夕俟也。已然之賊將艾，未然之賊可虞。陛下其并爲臣思之。語曰：愛其家者全其國，臣何但爲公。亦或爲私不然。位卑而言罪也。况無位乎。草鄙書生，愚賤疎遠，不識忌諱，無所不至。謹主臣具奏條陳便宜于左，以聞。

一設險

兵法以動擾靜，以靜制動，不易之理也。而自古名將動少靜多。今賊之利在動，我惟制之使不得動，則上策矣。奈何與之競走也。制賊之動要在設險。兵法有通有隘，有險。臣所謂設險，即在通與隘與險之間。往來必由之，謂通車不方軌之謂隘。縣巖峭壁，長江大河之謂險。夷歸夔巫之間，必有可因之利焉。竹房興平，賊可鑿而通。我獨不可扼而塞乎。臣攷長城三千里，每人日治三尺，不過百萬人。三十餘日而竣。設險于中原，料不過長城十之一也。兵法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此臣所謂合天下通盤打算。

不過一二處者便當令經畧大臣鎮守倘險不止一二處則經畧亦不止二人豈得賊滿天下兵坐一處乎。即襄如此以斷賊之來路。夔關如此以斷賊之去路。四面維絡與之持久。賊乃實處陷井中。即不死于刀兵。當亦死于饑寒。即不死于無米。當亦死于無鹽。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矣。

二建官

臣反覆流寇之議。惟不能流則不能寇。今既視賊所在。設險以守矣。其餘天下郡縣。無問賊近賊遠。能至

不能至。皆于關隘通要十字路口之處。建置官府衙門。郡險監司太守守之。縣險縣令守之。其郡佐縣佐亦各條分諸要路。結營壘治戰具而居之。不得仍守舊城。遷城中富戶。隨郡縣主佐官員所在。結寨為市。蓋合一郡一縣之全。為一大城。非復區區掌大城也。漢制山中小城曰障。置吏守險扞寇。謂之侯城。如此則寇未至。奸細可詰。既至。馳騁無路。一倣古初關津之制。使天下如一身。咽喉經絡。節節傳送。近可支目前之急。遠可貽百世之安。誠善之善者也。臣丙子夏

親見賊過荆州城下僅七十餘騎居民持火藥弓箭在城上羣思殺賊而監司郡守禁止不得生事聽其焚掠沙市而去此守城之過也。蘄黃襄郢之間賊往來數四如無人里此不沿路設兵之過也。

三禁路

臣竊笑今日當事者凡賊所定在苦不能知忽然而至一日數驚風鶴所加處處皆是不但禦無可禦避亦無可避何也以賊之來路甚多也臣反覆計之兵法以虞攻不虞賊每來必出吾不虞而吾恃此區區

斥侯以為豫備三軍之命豈可縣於一夫之口哉夫賊雖神不至于飛來吾所恃獨有其必由之路可以揣吾防守已耳臣攷三代井田之制大路一而已無小路也。請責令天下無論賊至不至皆斷絕小路岐路而後賊來之路可得一也。路一則防守可揣此亦制賊之要矣。頃見袁御史有言官兵所走之路賊不必走賊所走之路官兵必不走斯言誠可笑嘆今使路可得一也。不但賊路一。兵路亦一。將寓有背水焚舟之意焉。亦用兵之要矣。

四用謀

自昔用兵之神稱唐文皇。臣觀文皇生平長技。往往用伏耳。古未有用伏而敗者。老泉云。百戰百勝。誠不誣矣。然用兵者。不皆爲此何也。兵之伏。不難于伏。難于伏兵于此。而敵適至此也。此有二要焉。必諳敵情。必熟地形。熟地形。則知何路正通。何路旁通。熟敵情。則知何路僞來。何路真來。又知敵來何日。敵來何狀。然後適中機宜。此伏之難也。臣思地形易知。敵情不易知。自古兩敵相對。惟悉其生平。察其主謀。乃可摩

揣得其情。自餘未有不用間而億中者。賊之所以處處如意者。惟其處處用謀也。吾惟是禁彼不得謀。我而我得謀。彼則萬全矣。兵法五間之中。僅生間可用。生間者。以子房孔明之智。爲弦高。廝養。不堪之事。則在當事者。知足以鑒。仁足以結。後可以得人。一旦之力。自古用謀一人。可省兵十萬。而國家求得良將相。尚易求得。一間諜之人。爲難。何可苟也。臣竊謂今日。敗乃公事者。全敗于不能用人。不但不能用文臣。并不能用武臣。并不能得敢死士數百人。并不能得鷄

鳴狗盜一二人也

薛諧孟評 此事愚嘗一用之而效况宿將乎

五減派

臣更有說焉。濶情迂遠，實為救時急務。莫如減派一事矣。夫不知亂源者，亂不可得止。陛下抑知民亂所從來乎？自萬曆戊午來，餉日益加，初四百萬，至六百八百，今乃二千餘萬。皆一切取之民間，天下乃無不貴之物，無不窮之民，而益之以無不貪之官，無不荒之歲。人心從此思亂，亂之初生，亂之日甚，皆本此也。

今幸而賊無大志，所過如屠，以故民皆畏而惡之，假使秋毫無犯，賑貧恤困，以招撻天下氓之蚩蚩，何知乎？自古聖人處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後世乃于必不得已，召募加餉，亦舛甚矣。夫戰國時，人主憂在兵之不精，孟氏獨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憂在餉之不足，孟氏請以薄稅歛，撻楚秦，此非迂遠濶于事情者也。實救時上策也。觀夫厚歛如秦，嗜殺如楚，漢祖乃徐徐約法禁，去煩苛，坐而得之。孟氏之言，不啻筮蔡矣。為今日計，既令天下沿路設兵，各自為守，則一切

徵調俱可量減以寬民生以安衆心臣思之熟矣國家今日雖云艱難尚未若前此己巳庚戌之甚祇是劉六劉七故事耳而天下事覺不可爲者由於不得其人又由于天下人之心不定而氣不振也夫三代已後仁言卽爲仁政臣生長聖世三十四年自總鼎已來未見有一紙自京師來議凶荒恤民隱者所見無非徵調之文耳假使一日恩詔下頒量減租稅父老皆喜過望而天下之心一日而定其神氣一日而振于以祈年止盜太平可影響得也至于所在錢糧

近賊者撥應討賊近邊者撥應防邊不應有官運民運萬里轉輸之苦臣爲理財計言此頗詳而今再及之伏乞聖明擇萬一焉

薛諧孟評 今人一不得已而議加曰加兵再不得已而議加曰加餉世事安得不敗哉若能練不加之兵食不加之餉寇之平也久矣如平子所議是也

陳斗翔評 平子有心血人能居當路凡所經畫天下事必多可觀而竟以身老山中空言徒託

使我讀竟此等文不勝頓足欲折也

上華陽王書

昇不孝自辛未冬得望顏色至癸酉春不幸先君子見背丁丑夏母氏亡鮮民之生視荼爲甘矣六七年間經紀喪事未近光儀昇不孝自拜見殿下以來頭顱漸老志在百尺而分寸未獲言之慄然頃者數往知來竊亦有以自處顧瞻吾楚在昔德靖隆萬之間吾邑及星沙齊安諸先輩共持一炬迨後油江復州諸子亦復縷縷不絕今求如此數君子者既不可得

區區若譚友夏夏四雲袁田祖亦同年去世月犯少微未知天意安在昇不孝縱觀天下無一人實實健才遠志好學深思足以自立者以此不敢不爲己任頃年以來于古今書不敢不讀于古今事不敢不知于古今詩若文不敢不工晝所誦夜復思之夜所憶晝復畢之胸中日益多而不能自制以庶幾自立于天下殿下大小山中得士最多亦曾見有人如不孝所云否也然此淺事也今天下當有不可勝憂之事而人莫憂豈不知其可憂歟抑有不可勝除之憂而

人莫除。豈不知其可除歟。有道宜速。而今應以遲者。何以有寇患。有邊患。二者不能終日。而上下蒙蔽。遠近牽制。因循濡滯。其患日深。將無諱病。而却醫歟。有道宜遲。而今求以速者。何以有選舉之患。有任官之患。二者從古爲患。不可一朝除。而乃褊心疾手。惟其所爲。將無未死于病。先死于藥歟。善治變者。不失其常。今則有未治其變。先失其常者。理財之臣。知取不知用。知貧不知儉。憂在兵矣。遂不知有民。憂在外矣。遂不知有內。苟可以索諸下者。無不至。而兵日益不

足。餉日益不支。古之不增賦而兵自動者。或亦有道歟。其本亂者。未必無治。今則有不治。其本治。其末者。漢季如杜谷。匡鮑諸直臣。皆委曲固結。大臣而盡言。以攻人主之短。以爲一正君。而國定。事可次第舉也。今之臺諫。給舍。可謂盡言矣。上自首輔九卿。下至胥史。卒隸。事無鉅細。情無陰顯。屑屑而爭。之一日之間。禮或下庶人刑。或上大夫。朝廷庶幾無諱。然未聞有一言議及人主過失者。豈真天子明聖。萬舉萬善。至于宮禁婦寺。一切無瑕。可摘歟。諸如此類。不可勝舉。

昇不孝竊以爲今日天下亦病亟矣。乃其可憂不在病在治病者。有不知其病而不治之憂矣。又有知其病不知其可治而不治。與夫不知其不可治而治之之憂。又有知其病矣。知其可治矣。而不知其何以病。因不知其何以治。而治之之憂。不知其病而不治者。是爲養亂。不知其可治而不治者。是爲長亂。不知其不可治而治之者。是爲速亂。不知其何以病。何以治。而治之者。是爲以亂止亂。古云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殿下讀書萬卷。顧瞻時事。其可憂乎其不可憂。

乎。昇不孝以此慮之心。而宣之口。考之古。而問之人。思以善處于此。使夫寇不生。郊邊不多壘。不增賦。而財自足。不變法。而人自得。不折檻。牽裾。而君心自格。凡此者。或藥旣行。而病自止。或病已愈。而藥不見。言之于朝。可無罪。試之以事。可立效。昇不孝竊有以自信。其如此。此所謂言有大而非夸者耳。甲戌乙亥。以來。愚一挾書。自獻天子之廷。庶幾一繩之維。而好事者。紛紛起事。嚴安徐樂。盡爲牧豎。狡童。希榮干進之資。稍知廉耻者。不敢復以此身自媒于聖明之世。至

使昇不孝心懷發婦之憂手抱賈生之書宵旦之間
自嗟自吁于天地之間所謂誦言如醉知我者爲我
心憂耳殿下爲國親臣禮賢下士好道勤學先天下
之憂而憂不自今日矣聞此心動否也里人陳景夷
以白描佛像見知于友人王天根今持天根書去當
得身近龍顏附便及此不自覺其言之長也茶蓼在
口不及作一詩發明契濶之私愚闇疏賤遠瀆天聽
不識忌諱伏地待罪崇禎十五年五月五日首昇具
啓

薛諧孟評

對屈左徒劉中壘語安忍不盡

劉秉三評

當時頗見及此頗憂及此耶好學善

道便說到危邦亂邦理應然耳勿概以書生兩
字抹殺天下士

與某丈量書

某于閣下門墻之下孰何往復無慮皆新疑探奇區
區爲雕虫地耳閣下安疆綏民艱大蝟集知是廬陵
不談文字之日也某亦姑置敢以當務之急請命台
階某伏處東山輒聞閣下料民料田輜騎履畝萬姓

瞻仰誠盛事也。顧令嚴察奸而寬大之，詔未下，某竊疑焉。竊效一得，以助高深。大約有四：惟流壤收之可乎。某考會典，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歷百四十年，迄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戶口亦然。華邑初七十六里，至永樂減爲二十二坊里，成弘又減爲十九坊里。夫大明二百八十年，天下獨十八年，弘治稱極盛耳。以開國草昧，土與人應少，覆多。承平百四十年，應多，顧少，何也？是時主極聖，臣極忠，天下極治。

則國網漸濶而利，乃日歸于百姓。朝廷知而不問，迨其後，主以察淵爲聖，臣以心計爲忠，盡地力，增戶口，而天下事去矣。然則土與人，以日少爲治安，臣子牧民守土，憂國奉公，以日減爲賢能，亦如司敗之有囹圄，以空虛爲課最也。自昔丈量原爲百姓清經界，均賦役，俾貧不困，富強不食弱，非爲官家析秋毫。先輩鄒文莊等曾言之，誠宜議減，不宜議增。此爲天下公言者，姑一荆岳二郡錯壤，畝稅莫輕于江陵，莫重于華容，其輕也，以相國張文忠功在萬曆，故其重也，以

僞漢陳友諒洪武定鼎後至株連故夫使江陵食相國之功百世不替可也。使華容代僞漢受罰遂與天地終始可乎。山河且殊恩怨安在。華容東接巴陵西底安鄉北連石首近水則同安鄉爲菰田負山則與巴陵石首交錯。厥田上中下宜同三邑一例定則此誠至公非私者。居二頃年來苦寇苦兵苦荒苦疲什不存一大畧與公安石首等公安報糧八百有奇石首六百有奇。舊皆廣且衆于華者未聞郡省會計見少也。華糧四千有奇當路苛求隱匿日日議加閣下

車駕經過不次亦按圖索形爲華幅員計乎華東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其在洞庭中央異時提而防之爲田者今已還歸洞庭無復人烟矣。獨東南二山碩果尚存顧其形如覆掌于案然。掌以外爲洞庭掌與指爲山指拇空隙之處乃爲田。此指拇空隙處洞庭浸灌去十分之二。山夾水曰澗去其一。沙石廬宅去分之四止得田六分。而巴陵石首間雜居其三。民田僅居其二。今所報四千指拇空隙十分居二而尚存見少可

重于他邑華今日之糧又重于昔日
派歸總以現存四千石爲期宜減不
宜
私實公者居三夫軍與民皆蒼生也軍
衛民民養軍宜耳獨奈何以不識甲兵四民同業之
軍佻佻如公子蚩蚩若山叟襲一人一日之恩坐享
三百年之利此疆彼界苦樂縣絕不均已甚時異事
殊理宜變通今日與民更始請以屯田民田一例照
畝起稅此則無以私害公者居四四者惟屯田一議
或叩閣難決其議損上益下近于迂疎其額止四千

石亦似無着獨是華容與石首安鄉巴陵三邑交錯
但徬三邑成式不須議輕議重此可一言而定者官
民俱應無說也某書生顧喜談天下事頃投老東山
似不能言久矣適見華邑困于賦役聚衆謀者咸以
棄田爲上策某年四十有四初舉一子尚未週歲棄
田則無所託有田則憂滋大我躬我後慮靡弗至不
得已爲此言以某推之某見爲難通邑可知某之私
皆公也某如寒蟬縮蝟噤不能言獨某言之某非
敢恃愛于閣下所恃者閣下牧民奉公仁爲已任之

懷耳夫父母姑息之愛存于心不可出于口某知寬大之詔不可下而自存于閣下之心惟閣下默自告因密告諸奉行吏曰今日之役爲百姓除害非爲國家興利也百姓幸甚國家幸甚

擬上某相公書

庚辰陽月一日作

某頓首百拜上相公閣下昇糠覈之人也顧時時談天下事其於執事雖桑梓伊邇在五百里內然非有葭莩之緣與素習之歡也則途之人耳乃今懃懃灌灌思挾一得以自附于節南山之義語曰位卑言高

罪也况乎以無位之人言極高之位罪重不知何等矣雖然昇不敢宣言于朝以犯廷辱大臣之條致損主臣相得之盛而私自切愧于執事之前猶之無罪也詩不云乎王欲玉汝是用大諫執事尚亦爲昇思之昇聞之達不離道民不失望焉夫民實有欲不得遂也民或有能不得爲也而挽焉如婦人然以其苦樂仰望他人亦已悲矣何堪更失此望也昇自總角能文以來從父師之下誦習執事之文雖童子何知時地之感無日無之稍長讀兩朝史見執事以理餉

歸京師痛陳民隱文詞激切深得古大臣周爰咨詢
入告爾后之旨向來仰止之思爾時殆有加也十餘
年來伏處草莽不得盡聞天下事諒執事必有盛德
重望屈服當時者以故聖明一日而拔之草土之中
授以武侯汾陽之任昇于是時竊有疑焉自昔專諸
首難但慮骨鯁之臣淮南謀逆獨忌直節之士夫人
未有節之不立才足有爲者古人于犯顏敢諫得邊
疆之臣良以任大責重集義所生也執事處熹廟闡
寺毒焰之時自楊忠烈抗爭已後于吾楚必不相容

而執事爵位無恙容容乃爾似無意于除君側之惡
者此豈可以辦今日事者哉退而思之待小人與除
盜賊事有難易道亦不同也頃之聞執事受命之日
再辭不獲然後列筵几別親舊屬家以治命捐軀從
事此其舉止大畧可觀昇于是時想望風采不啻望
歲無何有自江陵來者傳執事過郢中衣纓經乘華
轂旂旄僕從丹赭數里無何又有自京師來者傳執
事人都門衣新緋衣昇乃大驚矣墨纓從戎古則誌
之不虞更且赤纓也且此何事何時鞠躬盡瘁之日

而炎炎乃爾。昇之缺望于執事自此日始也。不數月即報至。則知執事首疏云。臣以本月八日抵任。倭寇猖獗在前。月廿八日于臣無與。昇見此爲執事作數日惡矣。此殆以過歸君父也。不然則以過推他人也。不然則畏同朝之議其後也。本朝宸濠之亂。釀于楊文忠。而梁文康代受其議。不自伸辨。非故事耶。此其失望于執事者二也。久之再見執事理財一疏。云臣通盤打算。無處下手。忽得善策。因糧輸餉。總歸畝餉。昇觀此笑啼俱盡矣。國家田租京額五倍前代。自萬

曆戊午己未。終日加派。近三十年。凡十五倍于昔日。執事不念民勞。掩耳盜鈴。以爲心計奇謀。此何說也。昇之失望于執事三也。初議流寇。執事斷斷然以爲非熊文燦不可。文燦受賂通賊。罪不容誅。何其誣也。夫知人自古難之。吾姑無責焉。若乃江陵謝文錦。素無聲望。既老且病。淹淹如泉下人。而執事強勉迫促。欲與同朝。何爲者也。澧州劉可訓。曾有平寇功。旅力未憊。則未嘗過而問焉。吾揣執事之心。欲使舉朝之才。皆短于執事。其智皆昏于執事。而後君寵可固。國

政可。尚。此。豈。可。以。爲。天。子。大。臣。哉。昇。之。失。望。于。執。事。四。也。奪。情。本。非。得。已。他。人。不。應。多。言。執。事。亦。不。應。引。經。據。傳。自。爭。其。是。至。謂。春。秋。時。父。重。于。君。秦。漢。已。後。君。重。于。父。有。此。人。心。歟。君。父。之。際。何。可。輕。重。但。有。時。準。事。勢。衡。理。道。處。必。不。兩。全。而。有。去。從。畢。竟。不。自。安。焉。是。故。所。全。在。君。祇。覺。父。重。所。全。在。父。祇。覺。君。重。執。事。乃。心。安。意。肯。曰。吾。重。君。而。輕。父。古。諺。所。謂。人。頭。畜。鳴。者。也。昇。之。失。望。五。也。身。居。端。揆。不。應。與。朝。衆。分。黨。與。角。昇。非。相。爭。殿。上。如。虎。黃。石。齋。以。執。重。故。取。怒。人。

主。應。爲。救。解。不。應。百。計。拒。傾。不。忘。諸。懷。文。潞。公。之。于。子。方。李。文。達。之。于。一。峯。往。事。可。鑒。也。昇。之。失。望。六。也。履。霜。冰。至。其。亡。其。亾。是。故。以。唐。虞。之。盛。其。臣。猶。以。苗。頑。弗。卽。工。爲。慮。今。幸。主。上。明。聖。憂。勞。邊。圉。召。對。諸。臣。首。咨。敵。情。執。事。對。以。備。禦。有。方。可。保。無。虞。不。煩。聖。慮。此。何。說。歟。不。三。旬。有。濟。南。之。變。欺。上。罔。下。不。敬。莫。大。乎。是。昇。之。失。望。七。也。自。古。至。今。未。有。用。閣。寺。不。亂。去。閣。寺。不。治。者。今。內。監。布。滿。天。下。所。在。爲。患。傳。聞。執。事。與。爲。唇。齒。昇。料。不。應。至。此。然。以。執。事。得。君。如。此。其。專。

假使特簡而出之。日與皇上約曰。臣所憂尚在腹心。不在肢體。闡以外。臣生死唯命。闡以內。願得俯鑒愚忠。當是時。回天獨坐。可一言除也。執事會不及此。豈猶然向者。容容魏闡之故智歟。抑今所布滿天下者。實皆呂強張承業其人歟。昇之失望入也。國家多法制。喜更變爲患不一。而最甚者。執事所建民運一議。以蚩蚩之氓。負重貨。涉萬里。歷戎馬盜賊之場。經長安無賴之手。以輸內府。萬無獲全之理。歛此膏血。以歸寇資。眞可痛哭。昇之失望九也。自古帝王之學生。

于心。發于政。風化于天下。執事身爲大臣。而進天子。以異端。乃以華嚴治蝗。至使天下建齋設醮。歲無虛日。承旨希進之徒。因以妄談三教。此聖賢所首禁。而執事犯之。昇之失望十也。大抵執事處一官一職。時頗有可觀。一日任天下之重物。過其量。動而得誣。辟如齊桓葵丘前着着皆善。葵丘後着着皆錯耳。若乃今日流寇一事。不自揆量。引爲己任。以蚩負山。昇竊爲執事危矣。夫執事所以專制而來者。非如方叔之于蠻荆。令聞有素。立功有日。而先聲足以震敵也。

又非如韓范之于靈夏。具有破胆寒心之實也。又非如汾陽之于回紇。有夙昔恩信。可以結服也。量而後入。正在此日。無故而天子授以出將入相之任。亦遂自居爲出將入相之人。行險僥倖。昇竊有以諒執事之不獲已也。賊之盛。始盛于尊大人之受降。失機再盛于執事錯舉。一熊文燦。執事實負此兩大愆。而出百憂萬苦。齊集此日。顧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似尚有富貴兩字在其胸中。甚至侈言堪輿。誇張門第。梓刻行世。婦人童子。皆得笑之矣。昔留侯之在漢也。滅

秦破楚。一一皆其謀。一一皆不出其手。蓋善用人也。武侯受先主之托。首以受諫聞過。自白于衆。蓋重求言也。魏公之了西事。鄭公之了北事。皆忍飢寒耐勞苦。爲之。蓋能辛苦也。三者自古人臣立身許國之大本也。執事以佻佻公子。盛修儀容。是不能辛苦也。受任已來。未見一日向人訪以如何如何。人亦不敢向執事曰。如何如何。此何事可以獨謀。是不求言也。執事果能虛懷任人。但應爲相。正不必兼爲將。旣已出鎮襄陽。亦但應守襄陽。其餘所在險要。便當其難其

慎推賢讓能與共成功。至于提兵殺賊，尤武臣事。何得與賊競走？此何事可以獨辦？是不能用同事共功之人也。自古艱大之臣，必有人幕之客，採訪天下儒者與共籌決。下至占風望氣，亦有專門之士，執事門下，皆形家星家，投壺方罫，與一切不識字之山人，授以遊擊偏裨。求一二奇謀博識之人，不可得，即求一二敢死無賴之人，不可得，即求一二鷄鳴狗盜之人，亦不可得，是不能用人也。昇讀書萬卷，自古至今任如此事，作如此舉動而不敗，乃公事者，斷斷然未之。

有昇所以有立觀厥敗之語，傳播遠邇也。顧乃終日報捷，圖畫賊形，僞言被擒，一有蹉跌，則委過他人，欺上罔下，罪不容誅。昇亦不意失望于執事至此極也。昇年逾三旬，縱有膂力，無可經營，獨願旁觀太平耳。竊嘆吾楚自劉忠宣、張文忠而後，楊忠烈以外，寥寥無可比數者。頃于江夏得熊賀兩人，假使以熊之骨，裹以賀之皮，庶幾可得一人之用，不幸天乃分生爲二人，故皆無所成。此二人之不幸，抑吾楚之不幸，抑王國之不幸耳。執事無熊之才，識之肝膽而有其剛。

復同賀之庸黷之浮游而敢于悞事是又合兩人之短以成一人之敗者也得君如此其專行政如此其久無秋毫之益而有尋丈之累誠可痛也誠可惜也愚賤疏遠不克盡知天下事聊舉所聞以匡不逮所不及聞不知凡幾執事其爲昇思之退自省察改行易慮虛懷集衆以無悞王欲玉汝之意王國幸甚吾楚幸甚執事幸甚昇亦幸甚

與楊長蒼書

某百拜負荆自首於長蒼老先生座前自甲午秋武

昌相見二十年未通魚雁惟把見贈詩不去手客冬敝友自京謁選歸帶得令弟刻單將弟上尊公大人書條條摘謬却温厚不爲已甚益增媿竦芒刺不能一刻安弟萬死矣只合踵門戴頭頸作君家礪刃石耳復何辭顧道兄長者亦容弟一言可乎弟年三十前摩厲以須用武無地遂病狂談天下事假使異時入京面天子卽時填溝壑矣尊公大人當路思掃相公之門不可得轉而自傷日月未見叔孫武叔不與七十子並傳千古耳然尊大人實無可毀弟亦實未

毀也。段段引用古大賢相規勉，並及能賀兩大臣位，置尊公絕頂矣。道兄幸虛中一再覽之，自古無百全之聖賢，亦無衆好之君子。周公亦有流言，禹德衰，尹割烹堯舜，亦遭齊東野人之謔。安得如新莽百萬人齊頌功德乎？令弟謂我自負文人，則何當文人萬一果文人也？文人何足定古今之論哉？違衆立異，拂人之性，以翻案者，文人也。高舉如延陵季子，而胡氏貶之，真堪噴飯。班史列汲長孺于卜式，後人未嘗輕汲而適以謬班。明允曰：荆公以姦子，瞻比楊雲，以陋王。

與楊俎豆大成廟。蘇氏父子何當焉？至事闕軍國則有天下非之不顧者，正藉微雲點綴日月。武侯才短，汾陽老奸，有文潞公不可無，唐子方有李文達不可無，羅一峯甚至如艾和甫，以梓里攻張文忠，畢竟於諸大賢何損？當時與尊公水火者，黃太史何給事，成侍御等輩，總得如唐如羅如艾耳，何況草野毫末如弟乎？假使尊公見之，自是優容，或且采受，不然亦兒輩畜之矣。自古父子不相爲謀者多矣，陳咸之違其父，其父果非劉向之異其子，其子果非此，未可與今。

日同年而語書法如內史而阿獻輕之著作如弁州而阿騏譏之爲父者豈不樂有此子哉弟所深不自安者旣拜交於賢金玉則不應有此自甲午相見後此文卽不入集爲辛巳流傳到吳吳中好事者插入今百口難白矣抑又有說焉林文節作蘇氏兄弟劄子手傷及老蘇子由泣涕子瞻引咎反服其能文不絕其交卽道兄金玉亦可爲弟解一面亦足以發明尊公休休有容矣大將軍有揖客惟善人能受盡言道兄欲尊公門下盡承顏順旨唯唯諾諾而後快乎

君子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尊大人當路時道兄入都門有賦百韻詩奉餞者徑是一卷歷代名臣表盡取名賢美事羅列成篇假使道兄以人事君便進彼而退嚴生耶弟寂寂無聞草木同腐實駕古人而名不逮藏版深山後世何從見此萬一獲傳於世安知不有識者以意逆志因此益重尊公乎但看真正王衍盧杞有人辨奸否也且此文傳則君家之辨駁此文者更傳安有不信正史而錄野史者遂以弟一言抹却楊賀熊三大人耶弟此文實于尊大人有益非但

無損而田伯珩伍相菴毛文度三君子必欲弟焚此
版弟特具劄報奏座前以自首自白於天下後世以
補弟此一過王元美續集中多自摘正集之謬弟亦
欲自數平生之誤而此其一端矣弟年六十有五鬢
白齒落亦復何恤將以自懺至賢金玉怒霽與否聽
之已耳但考孔氏後人如何處分武叔某臨池主臣
不宣

李嘗之評

此老生平極知過極喜聞過顧不能

改此文庶幾改過矣

卷七終

